



我吃尽二十年的苦，
只为遇见最甜的你。

都是合租

蓝 颜 / 著

Lan Yan Works

惹的祸



一辈子就是

寒冷的时候，有温暖的怀抱

心累的时候

有结实的肩膀

最需要的时候，有你在身边

暖心作家

蓝 颜

首本治愈大作

幸福就是，和你在一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都是合租

蓝 颜 / 著

Lan Yan works

惹的祸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都是合租惹的祸 / 蓝颜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190-0308-1

I . ①都… II . ①蓝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7168 号

都是合租惹的祸

作 者: 蓝 颜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朱彦玲

责任编辑: 刘 旭 王 萌

封面设计: 肖 杰

复审人: 刘 旭

责任校对: 赵一诺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wangm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

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308-1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都是
合租惹得祸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 奇葩相亲 / 001	第十一章 表露心迹 / 128
第二章 心动 / 013	第十二章 父母阻拦 / 141
第三章 恶毒后母 / 028	第十三章 背后使坏 / 152
第四章 拯救 / 040	第十四章 领证 / 164
第五章 合租 / 053	第十五章 再遭阻拦 / 178
第六章 尴尬 / 067	第十六章 破坏婚礼 / 190
第七章 误解 / 079	第十七章 取消婚礼 / 203
第八章 父亲住院 / 091	第十八章 关系缓和 / 210
第九章 请求复合 / 103	第十九章 光芒初绽 / 219
第十章 及时救场 / 116	第二十章 因祸得福 / 228



第一章 奇葩相亲

要不是谢阿姨以死相逼，王若蓝真不想再来相亲。她赶到三婶家时，三婶乐颠颠地走出来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说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青阳在里面等你半天了，快进来。”

王若蓝点点头，有些尴尬地跟着三婶走了进去。三婶住在老式的四合院里，房子又低又矮，阳光终年照射不进来，里面黑漆漆的，虽然是白天，但显得好像是晚上一样。

门框很矮，门槛很高，王若蓝低着头迈着大步走了进去。进去后，看到床沿上坐着一个男人，二十八九岁的年纪，面皮很白净，嘴唇很薄，然而很煞风景的是他的嘴角居然有一颗苍蝇一样的黑痣，痣上还长着一根黑毛。

见到王若蓝进来，他骄傲地抬起头来，看了王若蓝一眼，点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三婶连忙介绍道：“这是我老姐妹儿的女儿若蓝，现在在一家公司里做文员，人品挺不错。”然后又给王若蓝介绍道，“这是我老邻居的儿子，叫宋青阳，在一家公司做管理层，公司可是全国五百强哦。”一说到“全国五百强”几个字，宋青阳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得很严肃了。他站了起来，伸出手来和王若蓝握手，认真地道：“王若蓝同志，你好。”

王若蓝愣了一下，这才发现这个男人的身高竟然和自己差不多。自己今天穿了一双平底布鞋，才一米六二，也就是说这个男人的身高，也不过才一米六二。自己虽然不是颜控，可心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。她四处打量了一下，三婶走上前来拉着她的手，让她在床沿上坐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你们俩都是年轻人，多沟通沟

通，三婶先出去给你们烧水去。”说完，就笑呵呵地走出去了，房间里只剩下了王若蓝和宋青阳两人。

“王若蓝同志，你是哪里人？”宋青阳转过脸来，很认真地向王若蓝询问道。看到他那认真的态度，王若蓝被吓了一跳。她只好规规矩矩地回答：“我是万州人。”

“万州的……”宋青阳沉思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地说：“在淮河以南，严格意义上算是南方人。”

王若蓝只好讪讪地笑了笑，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茬子。她抬头看了看，房间里有些幽暗，阳光透过纸窗户漏进来，房间里越发地让人觉得窒息和不舒服起来。

宋青阳又很认真很严肃地跟她说：“我在全国五百强的公司做管理，我条件这么好，我父母都不允许我娶南方的女孩做妻子。因为南方的女孩太矫情了，又懒又馋，又不肯做家务，又挑三拣四，又不孝敬公婆，又……”他一个人在那絮絮叨叨说了十几条，王若蓝恨不得一巴掌拍在他的脸上：南方女孩怎么了，你妹！

好不容易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完，王若蓝站起来，把包包斜挎在肩上，冷冷地说：“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可以先走了吧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转身就往外走。

“慢着，”宋青阳追上来，对王若蓝补充道，“南方女孩还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太自我，没有礼貌和教养。”

我要是没有礼貌和教养，你还在这里好端端地站着？早被我大卸八块了。王若蓝愤愤地想，对这个自以为是、自我感觉良好又严重地域歧视的男人，实在没什么好感。

王若蓝不搭理他，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宋青阳却忽然伸出手来一把抓住王若蓝的胳膊，问道：“你月工资是多少？”碍于他是谢阿姨的好姐妹三婶介绍的，王若蓝只好忍气吞声地应付他：“两千八。”

“那么少，”不出所料，果然被宋青阳鄙视得很惨，“像我们这种在全国五百强公司做管理工作的，一个月的外快就不止这些。”他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一包烟来，点燃抽了起来，呛得王若蓝直咳嗽，可对方又不肯让她走，继续问她：“你学车了吗？”说话间，一口烟喷了王若蓝一脸。

王若蓝脸色铁青，声音冰冷地说：“学了。”

“有买车的打算吗？”男人继续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王若蓝懒得应付他了，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你的工资虽然不高，可是一个月也能省下两千吧？你应该分期付款买一辆车。”宋青阳一字一顿地说。

看到他那认真得要命的神情，王若蓝只好把脸别过去，道：“我没有用车的地方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宋青阳打量着她，对她说，“以后你有了车，可以接我下班，也可以接我爸妈出去吃饭，或者去河边钓鱼。就算是你爸妈生病了，你要送他们去医院也方便一些，不是吗？”

王若蓝忍无可忍，几乎要爆粗口了！你爸妈就是河边钓鱼、饭店吃饭，我爸妈就是生病住院，你妹！她用无比怨毒的目光看了一眼这个自我感觉爆好的猥琐男，跟他说道：“我有事，先走了。”说完，铁青着脸，不理他，走掉了。

宋青阳仍在后面大声说道：“你先别走，我觉得我还有必要和你谈一谈储蓄买房子的事情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没有房子怎么行……”

王若蓝把那声音当成一千只鸭子在叫唤，以最快的速度走出了四合院。在门口扇着扇子的三婶见到她出来，连忙凑上前去笑呵呵地问道：“这次这个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你要知道，人品差的或者没钱没正当职业的，三婶我都不会介绍给你，否则对不起我和你妈的交情。”

王若蓝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是谢阿姨，不是我妈。三婶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没事我先走了。”说完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三婶在后面，不满意地喊道：“哎，我说你这孩子，这是什么态度，要不是看你妈的分上……”

从那些低矮的老式房群中走出来后，王若蓝才长长舒了口气。刚刚那相亲的场面真是让她太难受了。这半年来，她的后妈，也就是谢阿姨唯恐她在房子拆迁的时候分一份房款，想方设法地想把她嫁出去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于是，各种各样的极品男被推到她的面前，成为她的相亲对象。其实，刚才那个宋青阳，相比她这半年来相过的六十六个男人来说，还算能说得过去了，以前她遇到过更加凶残的，每每让她落荒而逃。她埋头往家走，一路上走得很缓慢，一想到回家后，谢阿姨会给自己脸色看就觉得很烦。

谢阿姨是王若蓝的继母，嫁给她爸爸二十多年了。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亲生妈妈的样子了，听她爸爸说她妈妈在一次车祸中死了，后来谢阿姨带着女儿逃难逃到他们这里，爸爸好心收留了她们。谢阿姨为了户口，也为了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就嫁给了她爸爸。

谢阿姨姓谢，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，与王若蓝爸爸的憨厚善良不计较完全不同，她精打细算，又能吵架又能撒泼，把王若蓝的爸爸治得服服帖帖。作为一个后妈，她对王若蓝不好也不坏，从小到大，从不刻意打骂，但也不会让她得到半点好处。至于若蓝不肯叫她妈而叫她谢阿姨这件事，她倒是豁达得很，一点都不计较。

王若蓝今年二十六岁，的确不年轻了，对她的婚事，谢阿姨本来不理不睬。但半年前，听说她们住的房子可能会拆迁，每家会分到一大笔拆迁款还有新区的两套好房子，为了不让王若蓝得到钱和房子，影响到自己一双儿女的利益，她便开始殷勤地替王若蓝张罗起来。

虽然很反感这些，但为了家庭的和谐，为了爸爸不被唠叨，王若蓝只好每次都硬着头皮上阵相亲，谁让她二十六了还没男朋友还嫁不出去呢？谁让她爸爸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工人，被谢阿姨嫌弃他无能呢？

十分钟的路程，王若蓝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。走到家门外，她拿钥匙开门，谁知钥匙却怎么都插不进锁孔里去。她只好敲门，过了半天，谢阿姨才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出来，见是王若蓝，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下午没事，就睡了会儿，没想到睡多了。”

王若蓝低着头走进来，问谢阿姨：“我的钥匙打不开门了，换锁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谢阿姨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好端端的为什么换锁？”听到王若蓝这么问，谢阿姨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眼睛立刻睁得滚圆，人也有了精神，拖着王若蓝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来，正好这时候王若蓝的父亲王老实也从房里走了出来，他头发有点蓬乱，显然是因为要值夜班，下午也睡觉了。

“若蓝回来了。”王老实人如其名的老实。

“是啊。”王若蓝点头。

“别插嘴！”谢阿姨不满意地瞪了王老实一眼，对若蓝说，“我之所以换锁呢，是听你三婶说你今天相亲的这个人很不错，是个大公司的管理层吧？反正你迟早都要嫁出去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个家也不是你的家了，我换锁也是应该的，你说对吧？”

王若蓝顿时无语，碍于爸爸的面子没好发作。看王若蓝面色不悦，谢阿姨也不高兴了，转过脸来问王老实：“你说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“呃……也对，可若蓝始终是咱的女儿，这就是她的家。”王老实小心翼翼地

回答。

“你说得好听，也不想想这些年来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。一家五口人挤在三个房间里，现在阿秀和明伟都长大了，都要有自己的房间了，光靠你一个月两三千的死工资，一家人早就饿死了。这怪谁，要怪也应该怪你没本事……”谢阿姨开始像和尚念经一样数落起王老实来。

王老实一句话也不敢回，一脸的内疚，王若蓝的脸色也不好看。

数落了半天，谢阿姨才记起王若蓝相亲的事，就问她：“今天一切顺利吧？”

“还行。”王若蓝回答得要多勉强就有多勉强。

“若蓝，不是谢阿姨说你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都二十六七岁了，学历也不高，才中专毕业，长得又不像阿秀那么好看，你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的？找个差不多的嫁了就不错了，何况人家还是个大公司的管理层……”谢阿姨的脸色不好看，开始数落王若蓝。

为了爸爸，王若蓝只好听着。

这时，王若蓝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来短信了。她打开一看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上面写道：“王若蓝同志，我是宋青阳，虽然我在全国五百强企业工作，各方面都比你优秀很多，而你，各方面都不太好，但我愿意勉强和你交往试试，否则伤了你的心，我也很不忍心。我别的缺点没有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心太软。我今晚约你吃饭，你到我家楼下等我。”下面附上宋青阳家的地址。

王若蓝暗暗骂了一声，她的谢阿姨却已经一把把手机抢了过去，看过后马上满脸绽放出笑容，跟王若蓝说道：“若蓝，别人都不嫌弃你给你机会了，你还赶紧去？老实，还不催你闺女去见人？难得有人不嫌弃她。”

王若蓝听到这话，就好像吃了十只苍蝇一样难受，又看看她爸爸，见他很为难，只好站起来，像是英雄慷慨就义一样，闭着眼说道：“我去就是了，晚上给我留门。”说完就往外走。走了几步，王老实叫住她，悄悄把自己的钥匙塞给她，弄得王若蓝心里湿湿的，挺难受的。

王若蓝打了一辆车，按照宋青阳给的地址，来到他家楼下。到了之后，她才感叹，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，这里竟然是个破落的城中村。作为一个自称家庭条件良好、自己又是公司高管的宋青阳，竟然住在破旧肮脏的城中村里，这让王若蓝实在难以理解。她发短信给宋青阳，在楼下等了他二十多分钟，他才从楼上走下来，咳嗽一声，严肃地说：“本来我应该带你去我家坐的，但你今天这身穿着打扮，实在有些失礼于我爸妈，还是改天吧。我们去吃饭。”

王若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穿着：一身素净的格子连衣裙，加上一双平底白色球鞋，的确不够正式，更何况两人也没发展到那地步。这时她觉得有些饿了，便问道：“去哪里吃饭？”

“女人不要多嘴问男人的事情。”宋青阳很大男人主义地说就在前面，王若蓝只好跟在他后面，他严厉地说，“王若蓝同志，你为什么取一个这么俗气的名字呢？低俗，知道吗？以后我们结了婚，你要改名字，免得我出去被人嘲笑。”

王若蓝低头踢着小石子，不屑于搭理他。他自己念叨了一路，带着王若蓝到了两公里外的一家酒楼。整整两公里，两人就是这么一前一后地走来的，更要命的是宋青阳一路上嘴巴就没停过，对王若蓝各种挑剔，以及对两人结婚后的要求。不过，这家酒楼还是让王若蓝震惊了一下。居然是最豪华的金牛酒楼！

这家酒楼的档次很不错，一般公司管理层接见客户什么的都会来这里。王若蓝虽然久闻大名，却还真没来过，听说随便一席就要上万块，并不是普通平民百姓随便能吃的。

“我们要来这里吃饭？”王若蓝惊讶地问。

“当然，”宋青阳点头，“作为全国五百强公司的员工，我的文化修养很高，低级的地方怎么配得上我这么高贵的人？别客气。”他郑重其事地说道，也让王若蓝吃了一惊。别说她物质和世俗，她曾看过一句话：看一个男人好不好，不是看他赚多少钱，而是看他赚到钱后肯为你花多少。

这个宋青阳，虽然个子太矮，又太自我感觉良好，但起码舍得为自己花钱，这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啊。

上了楼后，宋青阳还特意要了个包间，包间装修得特别漂亮，墙壁上贴了金晃晃的墙砖，晃得人眼花缭乱。吊顶是华丽的水晶灯，桌子是高级的檀木桌子，椅子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，每把椅子上还配有柔软舒服的小抱枕。

王若蓝悄悄和服务员打听了一下，包间费每桌要五百元，不禁有些心疼，对宋青阳说：“不如我们坐大厅吧，不用浪费钱……”她话音未落，宋青阳已经不容置喙地打断了她：“有什么关系，带自己的女人来这种地方吃饭，有些钱是不能省的。”在那一刻，王若蓝都觉得他有点 Man 了。

菜单递上来，宋青阳专门挑贵的点，一连点了七八个菜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海里游的，应有尽有，送上来后，摆了大半个桌子。

“有些浪费了，我们吃不了这么多。”王若蓝说道。

“没关系，以后我们来得多了，你就习惯了。”宋青阳一脸趾高气扬的神气，

俯视着她说道。

王若蓝只好默默地埋头吃，菜的味道的确很不错，加上她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也的确有点饿了，就也不客气了。

席间，宋青阳也没和她说话，她只听到刺溜刺溜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宋青阳抱着个猪蹄啃得正欢，满嘴流油，嘴角痣上的黑毛不停地抖动着，看着让人没有食欲。王若蓝不禁皱了皱眉，宋青阳大概也觉察到王若蓝的嫌弃，忙正色道：“王若蓝同志，中国人都豪爽，应该大快朵颐。所以我说北方的女孩够大气，南方的女孩就太小家子气了。”

王若蓝皱眉，很讨厌他的地域歧视。还好他没继续说下去，只一心扑在饭菜上，如饥饿的狼扑在羊身上一样。接着，他又要了瓶茅台，几杯酒下肚后，便开始胡扯起来：“你样子长得很一般，胸部不够大，摸起来应该没什么手感；屁股也太小，应该生不出男孩来。但我都不计较，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和我交往。”他用恩赐的语气说道。

王若蓝见他吃喝得差不多了，不想再听他胡说八道，忙说：“买单吧，天也不早了。”她想，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少让人难以容忍的“优点”，起码他肯为自己花钱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花这么多钱，宁愿接下来一个月吃白饼就泡菜，也一定要AA制，自己也要出一半的钱。

把服务员叫来结账，服务员看看单子，对他们说：“加上茅台酒，一共四千整，今天二十周年店庆打八折，三千二。”

好多钱！

王若蓝有点心疼，但还是取出钱包，拿出一千六来给服务员，说道：“我的这一份。”她唯恐宋青阳不让她给，抢先塞给了服务员。

服务员点了点，十六张老人头，他把脸转向宋青阳，问道：“剩下一千六，两位决定怎么给？”

王若蓝微笑地看着宋青阳，对自己刚才的表现，她感到非常满意，总不能让人家吃亏。谁知道宋青阳喝了口酒，义正词严地对王若蓝说：“还有一千六呢，给钱。”

王若蓝顿时呆住了，她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，便抬头看了宋青阳一眼，宋青阳干脆利落地骂道：“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磨叽，快给钱。”

“我给了我那一份。”王若蓝只好说道，她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不是还缺一千六吗？”宋青阳冷冷地说。

“可那一千六，不应该是你给吗？”王若蓝小小声地说道，她觉得丢脸极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宋青阳立刻板起脸孔：“王若蓝同志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早就说过你们南方女孩小气。以前我吃饭，都是女方请客，从来没有要我出过一分钱。再说，我会勉为其难地娶你的，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你出和我出有区别吗？”

听着这一通歪理，王若蓝一直从脸红到了脖子根，而一旁的服务员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们到底谁付钱？吃不起就不要来这里。”

王若蓝觉得丢人，再待下去她可受不了了。咬咬牙，忙在钱包里拿钱，谁知现金不够了，情急之下，她把工资卡拿出来给服务员说道：“我刷卡吧。”服务员一脸不屑地拿了刷卡机给她刷卡，刷完卡，签好字，服务员拿着刷卡机走了，包间里只剩下王若蓝和宋青阳两人。

王若蓝二话不说，收起钱包就准备走人，宋青阳却一把拖住了她，跟她说：“先别走，等我一会儿。”他把服务员喊了过来，让服务员把桌上的剩饭剩菜打包了，然后把他啃过一遍的只剩下骨头的猪蹄也打包了。在服务员蔑视的目光中，他把所有的菜都装在随身携带的编织袋里面，想了想，又把打包好的猪蹄骨往王若蓝怀里面一塞，跟她说道：“这个就给你吧，这可是最好的东西，是这顿饭的精华所在。啃过的猪蹄骨头，你拿回去用白开水加白萝卜煮沸了喝汤，又有营养又好喝，看我对你多好。”

王若蓝的目光对上服务员的目光，那个小帅哥用同情的眼神望着王若蓝，她把心一横，把那袋被宋青阳啃过的猪骨头往桌上一扔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喜欢你拿去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”

“先别走，我还有事和你商量。你早晚也是我的人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应该帮我谋划一下。现在，你就去给我找我们公司的老总，让他给我升职，否则你怎么对得起我对你这么好？”宋青阳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“你不是全国五百强企业的员工吗？还有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老总是谁？”王若蓝恨不得马上举白旗向老天投降，让老天行行好，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么个极品。

“我是，”对方提高了声音，“但不是编制的，我现在在全国五百强企业里做保安，所以，你以后迟早都是要嫁给我的。你不是公司文员吗？肯定认识很多大老板，你随便找一个让他给我升职，不就行了？我心胸很宽广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”

天啊！什么员工啊！什么全国五百强啊！原来是个门卫啊！还是个临时的啊！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无数草泥马在王若蓝心中滚滚奔跑，她恨不得立刻撞死

算了。

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间金碧辉煌的包厢里面逃出来的，只知道男方一直追在她后面喊道：“我知道我请你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，又给你这种没什么文化的人上思想教育课，你一定很感动，也不用感动得哭着走吧。我嘱咐你的事，你一定要办好，我的要求并不高……”

你有没有常识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职员，还勾搭老板让你升职！就你文化程度高，就你有思想觉悟……王若蓝在心中吐槽着，飞快地往前走。到了大街上，她想拦一辆出租车，快点离开这个极品男，偏偏这时候出租车就是不出现，就算出现也不是空车。

她快被折磨疯了。

眼看极品男要追到自己身边了，王若蓝一回头，看到一个男人从酒楼里走出来，走向旁边的一辆奥迪。她把心一横，冲到那个男人面前，一把揽住那个男人的胳膊，把头往他的肩上靠去，对宋青阳大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不要再追来了，我是和他闹了别扭才和你相亲的。”

“我？”男人微微一愣，低头看向身边的女人。

齐刘海，清汤挂面的发型，娃娃脸，素面朝天，样貌顶多算长得清秀而已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却清澈动人，很有神采。那女人也正看着他。他大概二十八九岁，个子很高，整整高过女人一个头，应该有一米八以上，身材魁伟却不雄壮；皮肤很白，却丝毫不影响不到他的魁伟；双目炯炯有神，模样清俊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温文尔雅而又温暖人心的气质。

这样的男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很出众，是那种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的人。

“就是你。”莫名其妙的，王若蓝有些脸红，却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，她往男人的身边靠了靠。

男人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笑了起来。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嘴角上翘，牙齿很白，有一种执着、安静而又认真的帅气。

宋青阳立刻大发雷霆，大声骂道：“王若蓝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吃我的，还背着我勾汉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亏我还答应降低标准娶你做老婆……”

王若蓝脸色羞红，辩驳道：“我们今天才刚认识，刚才吃饭的钱也是我付的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宋青阳见状，骂得更凶了：“我堂堂全国五百强企业下面的管理，肯赏脸陪你

吃饭，你不应该求神拜佛感谢吗？”

男人微微皱起眉头，大概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伸出大手覆在王若蓝的手上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轻柔温和：“我们走。”说完，就拉着她到了奥迪车前面，打开车门，对着王若蓝做了个请的姿势。

犹豫了一下，为了避免再受极品男宋青阳的茶毒，王若蓝红着脸坐进了他的车里。他很绅士地关上车门，从另一侧坐到了驾驶座上。然后，他俯下身子，很自然地给王若蓝系上安全带，温和地对她微笑：“坐好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王若蓝点点头，他一踩油门，车子便驶了出去。王若蓝回头，灯影里，看到宋青阳仍旧在后面追着车子指手画脚地骂。

几分钟后，宋青阳的身影消失在后面，渐渐看不到了。王若蓝抬头看男人，见他很认真地开着车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车子在马路上行驶，在灯影里穿梭，竟然让王若蓝有刹那的失神，仿佛回到了五年前的大学时代，她坐在聂凌峰的自行车后座上……

“你还好吧？”男人轻声问道，语气平和寻常。

王若蓝红着脸点了点头，不好意思之余，又有些害怕起来：自己莫名其妙地上了这个男人的车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会不会是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？会不会是斯文败类？有没有可能这辆车也是他偷来的？他要把自己载到哪里去？想到这些，王若蓝突然紧张起来。

“麻烦你停车。”王若蓝有些紧张地对男子说。

在路灯阴暗的光晕里面，男子转过脸轻轻地扫视了她一眼，这才异常温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这里是单行道，不能停车。”他的声音就跟这夜色一样温柔，给王若蓝一种安全感。

可是当车子行过路灯，进入一段漆黑的路时，王若蓝不禁又紧张起来。她对男子大声地喊道：“停车，我认识警察局的人啊！”她故意把声音提高，想让男子害怕。

谁知道男子只是轻轻地说：“过了岔路口才可以停车，我不能违反交通规则，只是这里很不容易拦车，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王若蓝连忙拒绝了他。

刚才跟那个极品男吃饭已经深深地伤害了王若蓝，她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天下的男人都一样。终于，车子过了岔路口后，在红绿灯前面停了下来。

王若蓝像是躲贼一样，匆匆忙忙地跟那个男子说了一声“谢谢你”，然后就拿

着包从他的车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来。真的是“冲”的，她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么急躁过。刚才她脑海中盘旋着电影中的画面，如果自己遇到的是一个杀人犯、强奸犯、抢劫犯、人贩子……那该怎么办？

王若蓝从车上下来之后就站在了路边。男子摇开车窗，从车窗里面露出头来。他目光很温和，眼神很笃定，淡淡地说道：“要我送你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却被王若蓝打断了：“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自己会回去的。”

男子点了点头说：“那好吧。”说完，他一踩油门，开着车绝尘而去。

夜色之中只剩下王若蓝孤零零的一个人，一阵冷风吹来，吹得她浑身发抖，全身上下说不出的冷，心里又有说不出的害怕和绝望。

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王若蓝四处看了看才发现，自己竟然来到了以前从没来过的一片荒郊野外。红绿灯的旁边是一块荒芜的田野，对面则是果园。宽大的马路上几乎一辆车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出租车了。

王若蓝不禁有些懊恼起来。她等了足足二十多分钟都没有等到一辆车。这个时候天色越发阴沉起来，一会儿下起了蒙蒙的小雨，而天气也越发冷了。王若蓝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：自己即使在这里待一宿，也肯定等不到出租车。而且这个鬼地方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，更不用说旅店和宾馆了。

她想了想，为今之计只有给她爸爸打电话，让他想办法来接她了。电话好不容易打通后，接起来的却是她的谢阿姨。谢阿姨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王若蓝啊王若蓝，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我好不容易才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这么优秀的男人，结果你竟然放人家鸽子。你也不想想，自己是个大龄剩女，长得又不好看，有人要你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，我和你爸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……”她的谢阿姨像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。王若蓝好不容易等她说完了，才清了清嗓子，跟她说道：“谢阿姨，我现在一个人在郊外，等不到出租车……”

“那你就慢慢等吧。”谢阿姨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想让我爸……”

“你想都别想了，你这就叫‘现世报’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平时谢阿姨虽然对她不好，可很少当她的面骂她，现在竟然忍不住了，可见谢阿姨是多么渴望着王若蓝快点嫁出去，免得跟她分拆迁款。

“可是我……”王若蓝刚刚想说什么，她谢阿姨已经骂了一句脏话，猛地把电话挂了。她再打过去的时候，她爸爸的电话已经被关机了。

王若蓝求助无门，心里特别沮丧。她又打了她的挂名姐姐阿秀和异父异母的

弟弟明伟的电话，但都是关机状态，可见谢阿姨行动之迅速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按照原路慢慢地往回走，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时候雨越下越大，看天色很快就会下一场倾盆暴雨。

王若蓝内心异常的沮丧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，却硬生生地被她忍住了。她刚走了几步，忽然有一辆车停在了她的面前。车窗打开，有人喊了一句：“这位小姐。”

王若蓝抬头一看，发现竟然是刚才那个把她放到这里的男人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王若蓝声音有些苦涩地问道。现在她已经顾不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



第二章 心 动

“是我。”男人点了点头。他从车上下来，打开另一侧的车门对王若蓝说道，“进来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他的声音仍旧是那么的温和，既没有问前因也没有问后果。

王若蓝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，终于上了他的车。他俯过身亲自给王若蓝系上安全带。

当他俯身拉安全带的那一刻，王若蓝的心里有一丝的紧张，甚至已经做好了这个人是个色狼，要跟他搏斗的打算。但他只不过是把安全带扣上，关好车门后就到了车子的另一侧，问她：“地址？”

王若蓝紧张地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他，之后又觉得有些后悔。毕竟是个陌生人，告诉地址这靠得住吗？男人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发动车子，然后一路往前飞驰而去。他车开得很稳当，他的眼神澄澈，开车的时候也很安静，没有说一句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王若蓝竟然有一丝的感动。男人把空调开得很暖，王若蓝的衣服有一点点湿，被暖风一吹很快就干了，身上也觉得干爽起来。

车子在马路上开着，有路灯的光影照在两人的身上，就好像静静飞驰而过的流年。在那一瞬间，王若蓝心中竟然有片刻的迷离。

“你…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谢谢你啊。”王若蓝犹豫了一下，问他。

“普通的公司职员，不用客气。”他的声音很客气也很淡漠，却带着几丝温柔。

“刚才你到哪里了？为什么又折回来了？”王若蓝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团，睁大眼睛看着他的反应。对方转过脸来对着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难道没有人告诉你，在司机开车的时候，跟司机说话有可能会酿成事故吗？”